

開放文學 – 風土人情 – 巴西狂歡節 八。

十七日是狂歡節的最後一天，通宵達旦的透支下，到這天人人都露出了疲憊的神色。地上躺著的人漸漸比站著的人多了，腳下仍踏著森巴舞步的小夥子，雖然還在自我陶醉，但是殘餘的熱情，卻再也喚不起那些呆滯的眼神。沒有人願意示弱，也沒有人承認，這驚心動魄的歡樂即將颯然遠去。無止境的貪婪，壓榨著可憐的肢體，仍然不停地扭動掙扎。只是，鼓音零亂了，歌聲微弱了。從宇宙開始運轉的那一天起，已注定了一切都有終結的時刻，何況是這樣一個小小的節日？

餐館的生意太好，人潮不斷，我已經累得頭昏腦脹，彷彿身外有一層無形的幕。聽到的聲音已被切成點點，看到的景象則是忽近忽遠。吳先生看我面色臘黃，知道我一夜未歸，好心勸我去睡一下。

上床後，身子虛浮，關節酸酸麻麻的，卻始終不能入眠。一氣之下，我突發呆性，找了一塊破舊的桌布。我脫掉上身，換了短褲，把桌布兩角由左脅下斜繫到右臂，看看倒像件希臘古裝。桌布已破爛不堪，在前胸下端露出一個大洞，我把紅墨水灑在洞的四周。

這樣大搖大擺地走到街上，我又覺得自己的確有點神經，難道這樣就能睡覺了嗎？兩隻腿在人群中顯然已經落伍，不久，看到一塊空地，便頹然地躺下了。

待我睜開眼睛一看，竟然已經睡了個把小時。我感覺身邊聚集了不少人，他們見我醒來，便一個個地圍了過來。我看看他們的裝扮，應該都是些嬉皮。

「你不舒服？」有個嬉皮問我。

「不！只是跳累了。」

「我倒是第一次見到日本人這樣瘋狂。」

「我不是日本人。」

「啊！我知道」，這個嬉皮恍然大悟，他指著我胸前血一般紅的大洞，很有同感地說：「你是越南人？」

「不！我是中國人。」

「中國人？」幾個嬉皮都不約而同地掉過頭來，彷彿發現了新大陸。

「針灸是真的嗎？」一個問。

「你會功夫嗎？」另一個問。

「聽說中國人太多，只好往山上住，是吧？」

「……」七嘴八舌，我簡直不知道該回答哪個。

「在我死之前，最大的願望便是徒步旅行中國。」一個嬉皮很感慨地說。

「別做這個夢！」我好意勸他。

「歐洲、美洲我都走遍了，只有中國沒有去過。」他的口音有著濃重的西班牙腔，顯然不是巴西人。

我沒精神答理他們，敷衍地說：「啊！那真了不起。」

「這不算什麼。」他輕描淡寫地說。

「不算什麼？像我們這種窮光蛋就辦不到。」我說。

嬉皮都笑了，幾個人互望一眼，那個旅行過歐美的嬉皮又說：「旅行根本不要花錢！」

「不花錢？路費可以不要，吃住總還是要吧？」

「解決的方法很多，有零工我們都能做，必要時也可以討飯。住更不是問題，一床毯子，哪裡都能睡。」

說來簡單，我卻辦不到，我隨口問道：「搭便車真是那樣容易嗎？」

「在歐洲最容易，反正我們沒有固定目標，哪裡方便去哪裡。」

「要是搭不到便車呢？」

幾個嬉皮聽了都笑了起來，還有人好心地翻譯成其他的語言。一時之間笑聲不斷，連原先靜坐在另一側的一群，也都湊了過來。

「搭不到車，就不搭嘛！」有人瀟灑地說，其餘的人則議論紛紛。

「飄洋渡海才是真正的問題，由美洲到歐洲非花錢不可。如果從瑞西費（Recife）搭漁船到非洲，只需八十塊美金，上了岸就等於到了家。」說這句話的，是個看上去不過十來歲的巴西孩子，一臉的稚氣。

「你去過嗎？」我問他。

「過了狂歡節我們就走。」

「你們都要去？」我環視他們。

「不！是我和我的女伴。」

「啊！還有女伴？你真有福氣！」

他笑笑，先前那個嬉皮在一旁解釋說：「他和這位女伴還沒有見過面，正在擔心對方會不會是個瞎子或什麼的！」說得所有的嬉皮都笑起來。

「沒見過面？」我想到媒妁之言，難道巴西也有？

「因為女孩子單身出外不方便，再說男孩子也難免有些需要，所以我們常常撮合一些合適的朋友。不僅在路上可以互相照顧，就是搭車、借宿都比單身容易。」

我一聽，不由得精神大振，這豈不是神仙生活？目前困守在此，進不得，退亦不得，正想找個出路。事業心早已不存在了，每天這樣混日子又覺得沒有意思。想不到這些嬉皮倒給我點燃了一盞明燈。

假如我也用這種方式旅行，既不寂寞，又不花錢，周遊世界，體驗人生，這是多麼理想的生活！但是初次見面，怎麼說都難以開口求他們幫忙。

我又問道：「簽證問題呢？」

「什麼簽證？」他不解。

「到別的國家要查驗護照，沒有簽證的不能入境。」

「歐洲各國間互有協定，我們的護照到哪裡都有效！」他解釋著。

我聽了不禁默然，這個夢作不成了。別的不說，拿台灣的護照，簽證問題就無法解決。

他聽了我的解釋後，又回過頭去用法語和另一個嬉皮交談了一會，然後問我：「你是不是天主教徒？」

我搖搖頭，他失望地說：「如果是倒有辦法。」

「什麼辦法？」

「聖本托（Sant Bento）修道院有個世界性的組織，我們有不少朋友參加了他們的神修會。持用他們的證件，不僅不需要護照，

而且歐洲各大城市都有他們的招待所，食宿免費。不過每次只有十二天期限，而且只限男性。」

聖本托修道院我很熟，在音樂學院時，我常和他們裡頭的人打交道。我們合唱團演唱布拉姆斯的鎮魂曲，還是在他們的教堂中。既然這是一條明路，我對人生已經看得很淡，進修道院做個修士有何不可？

我和聖本托教堂的幾位神父都很熟，尤其是柏德樂神父，他在聖樂上有很深的造詣。我曾與他辯論過神學，那時他還笑著對我說：「我相信你有一天會到我這裡來。」

「可能嗎？有人說我是魔鬼的化身。」

「說得不錯，可是別忘了，只有魔鬼才真正瞭解主。」